

[英] 马德琳·威克姆——著

吴宜璇一译

友谊就像透明的鸡尾酒杯，小心翼翼存放着烦恼和欢喜。

寂寞鸡尾酒

Madeline Wickham



COCKTAILS FOR THREE

三个女人的鸡尾酒之约 三段无法与人分享的心事与秘密

中国华侨出版社

[英] 马德琳·威克姆—著

Madeline Wickham

吴宜璇—译

寂寞鸡尾酒

COCKTAILS
FOR
THREE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寂寞鸡尾酒 / (英) 威克姆著; 吴宜璇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13-1465-9

I. ①寂… II. ①威…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8913号

COCKTAILS FOR THREE

Copyright ©2000 by Madeleine Wickham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2011 by The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01-2011-3616

● 寂寞鸡尾酒

著 者/ [英] 马德琳·威克姆

译 者/吴宜璇

选题策划/常月仙

责任编辑/九 萧

封面设计/引文馆·马顾本

版式设计/引文馆·李 玲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1/32 印张/9 字数/220千字

印 刷/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1465-9

定 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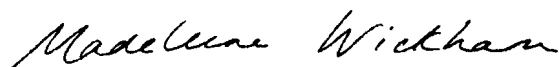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在过去的十年我写了非常多的小说，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作品应该是以苏菲·金索拉的名义出版的浪漫喜剧——购物狂系列。然而，在我构思和创造丽贝卡系列之前，我用自己的真名马德琳·威克姆写了7本小说，那才是我本来的姓名。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会使用两个名字进行创作，我想原因在于这些书的风格与我苏菲·金索拉名下的作品完全不同。

尽管我不用马德琳·威克姆的名字写作很多年，但是我还是立刻就喜欢上这些我的老作品，希望你们也能从中得到享受！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that reads "Madeline Wickham". The script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the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马德琳·威克姆

Sophie Kinsella

苏菲·金索拉

坎迪斯·布瑞文推开曼哈顿酒吧的厚重玻璃门，熟悉的暖腻空气、嘈杂乐音、交错光影与喧哗人声瞬时迎面袭来。现在不过是一个寻常周三晚间的六点钟，酒吧里却几乎座无虚席。戴着深绿色领结的服务生滑步走过淡色的抛光地板，为各桌送上鸡尾酒。穿着连身小礼服的女孩们倚在吧台边，雪亮的双眼充满期盼地四处梭巡。角落有个乐师奋力按着琴键弹奏盖·希文的乐曲，飘散的音符却几乎淹没在店内人们的谈话声中。

这里就快要变得太热门了，坎迪斯脱下外套，心里叨念着。洛克萨妮、玛姬和她三个人第一次发现曼哈顿酒吧时，这里还是个小型、安静、适合聚会的秘密场所。发现这个地方完全是误打误撞，在结束特别高压烦躁的一天后，那天她们饥渴地想找个可以喝两杯的店家。这里原本既昏暗又老派，有着破旧的吧台椅，一边墙上贴着纽约市的鸟瞰图。顾客没几个，而且颇为低调，大部分是身旁伴着妙龄少女的年长绅士。坎迪斯、洛克萨妮和玛姬放肆地点了一巡又一巡的鸡尾酒，那天晚上结束时，她们在不可遏抑的咯咯笑声中做出决议，这地方的某种诡异魅力值得她们再度造访。于是，每个月固定的鸡尾酒之约就这样诞生了。

如今，新近装修、重新开张加上各家八卦杂志的竞相报道，使得

这家酒吧的光景和以往大不相同。年轻具吸引力的上班族们在下班后如潮水般涌进店里。开始有明星在店里出没。每个服务生都长得像模特儿。说真的，坎迪斯心想，她把外套递给负责代管的女侍应生，接过一枚精致的银纽扣作为凭证，她们真的该考虑换个地方聚会了。找个没那么热闹、显眼的地方。

但她也在当下心知肚明，她们永远不会这么做。毕竟她们在这儿消磨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在看似结霜的马丁尼酒杯交错间彼此分享了太多的秘密。换了别的地方，感觉就不对了。每个月开始就该在曼哈顿酒吧才对。

坎迪斯盯着对面镜子里自己的身影，检查着短发是否梳整齐服贴，并且确定脸上那层极尽轻薄的妆容没有糊掉。她穿了一套简单的黑色裤装搭淡绿色的T恤，算不上特别具有吸引力，但够好了。

她快速扫过各桌的面孔，没看到洛克萨妮或玛姬。尽管都在《伦敦客》的编辑室工作，她们却很少一起走到酒吧。首先，洛克萨妮是自由作家，通常只有在需要拨打长途电话好敲定下个国外行程时才会出现在办公室里出现。玛姬呢，身为杂志总编辑，经常开会开得比其他人晚。

不过今天不会，坎迪斯看了看手表。玛姬今天可是有千百个理由足以让她借故提早溜班。

她顺了下衣服往店内走去，眼尖地发现有个客人正准备起身，立刻迅速靠上前。那个年轻男人的屁股才刚离开椅垫，坎迪斯就溜烟坐了进去，仰头感激地对着他微笑。在曼哈顿酒吧，如果你想要有张桌子就绝对不容片刻迟疑。而她们三个人向来占得到桌子。这已经成了传统。

玛姬·菲利普在曼哈顿酒吧门外稍事停留，放下装满了亮色填充玩具的大背包，颇不文雅地拉了拉腿上起皱的孕妇专用束裤。再撑三个礼拜就好，她边想边使劲儿地扯了最后一下。再有三个礼拜就可以摆脱这鬼东西了。她深吸了一口气，提起背包后推开了玻璃门。

一走进门，满室的嘈杂与高温令她一阵晕眩。她一手撑着墙壁，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好让自己在眨眼驱赶眼前满布的金星时不至于失去平衡。

“你还好吧，亲爱的？”左方传来关切的询问。玛姬转过头，等视线恢复正常后，发现看管衣物的女侍应生脸上挂着关心的神情。

“我没事。”她回答，挤出一丝浅浅的笑容。

“确定吗？要不要我帮你倒杯水？”

“不，不用了，我真的没事。”为了强调这一点，玛姬开始挣扎着脱下外套，并且立刻感受到那名女侍应生正打量着她的身体。以一名孕妇而言，她身上那套黑色莱卡长裤与短上衣足以引得赞赏，可是依旧藏不住那颗大肚子，就在那儿，挂在她的正前方，如影随形，肿得跟个气球没两样。玛姬将外套递过去，昂首迎向女侍应生的眼光。

要是她敢问我什么时候要生，玛姬盘算着，我保证我会用天线宝宝的玩偶闷死她。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四月二十五日，”玛姬故作欢快地回答，“再有三个礼拜。”

“准备好生产包了吗？”那个女人对她眨眨眼，“你可不希望等到最后一刻才收拾吧，对吗？”玛姬浑身一阵鸡皮疙瘩。她有没有准备好生产的东西到底干这些人什么鬼事？还有，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不停地提醒她怀孕这件事？今天中午在餐厅里还有个陌生人走来指着她手上的酒杯对她说：“喔，淘气的妈咪！”她差点把酒杯扔过去。

“应该是你的第一胎。”女侍应生以完全不带迟疑的口气加上这一句。

喔，有那么明显吗？玛姬心想。所以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出来，玛姬·菲利普，或者被诊所里的人称为德瑞克福太太的我，这辈子从来没碰过宝宝，更别提是自己去生一个出来。

“对，这是第一胎。”她边回答边伸出手，满心期待着女侍应生赶紧将银纽扣给她，放她离开。但那个女人依旧以温柔的眼神盯着玛姬突起的腹部。

“我生了四个小孩，”她说，“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每次刚生完宝宝的前几个礼拜总是如此神奇。你会想好好珍惜那些时刻，充满了爱。舍不得它们消逝。”

“我了解。”玛姬听见她自己这么回答，露出假意的微笑。

我根本不明白！她内心发出沉默的怒吼。我对这一切毫无概念。我所熟知的是杂志版面、编辑预算和广告佣金。喔，天哪。我到底在干什么？

“玛姬！”有个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转过身，坎迪斯令人愉悦的圆脸正对着她微笑。“我就知道是你！我抢到一张桌子哦。”

“做得好！”玛姬随着坎迪斯穿过拥挤人群，察觉到自己的笨重身躯引来大家自动让出通道，人们在她身后投来好奇的眼光。酒吧里没看到半个孕妇，甚至没看到哪个人是胖子。环顾四周，全是有着平坦小腹、纤细双腿、胸部挺翘适中的女孩。

“这里可以吗？”坎迪斯带她来到桌边，小心地为她拉了张椅子。玛姬咽下那句“我又不是病人”的嘲讽，乖乖坐了下来。

“我们要不要先点东西？”坎迪斯问，“还是等洛克萨妮？”

“喔，我哪知道？”玛姬不耐地耸耸肩，“等她来吧，我想。”

“你没事吧？”坎迪斯关心地问。玛姬叹了口气。

“我很好。只是好厌烦怀孕这件事。人们不停地提醒我、安抚我、对待我的方式活像是个疯女人。”

“疯女人？”坎迪斯不可置信地说，“玛姬，你看起来棒透了！”

“是啊，以胖子的标准来说。”

“不，就是棒透了，”坎迪斯的语气坚定，“玛姬，我正对面有个应该也是大肚子的女生。我得说，如果她看到你这副模样，肯定嫉妒得要命。”

玛姬大笑。“坎迪斯，我真爱你。你总是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是真的！”坎迪斯伸手拿起点缀着银色流苏、绿色皮制的长型菜单，“来吧，我们先看两眼好了。洛克萨妮应该快到了。”

洛克萨妮·米勒站在曼哈顿酒吧的化妆室里，倾身靠向镜子，仔细地用红褐色的唇笔勾着唇边。盖上唇笔后，她往后站了一步，审视着镜中的倒影，一如以往地从她最引以为傲的几处特质开始检视。完美的颊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一点；略为充血浮肿的蓝眼眸，在加勒比海岸晒了三个星期后带回来的古铜色肌肤；长型带勾的鼻梁；古铜金色的秀发垂坠在珠串发饰下，或许散乱得过分随性了些。洛克萨妮从包包里拿出梳子开始梳理头发，她身上穿的白T恤是她最常用的打扮，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白T恤更能衬托出古铜色的肌肤了。她放下梳子，露出微笑，忍不住为自己镜中的倒影喝彩。

此时，身后传来马桶冲水声，一个隔间的门打开了。有个差不多才十九岁的女生走出来，站到洛克萨妮旁边洗手。她有着光滑白皙的肌肤，一双慵懒的黑色眼眸，一头长发仿佛灯罩的流苏坠饰般流泻及肩，双唇饱满如蜜桃，几乎没有上妆。那女孩的目光和洛克萨妮的眼

神相遇，微微一笑，然后走出化妆室。

门的晃动早已停歇，洛克萨妮依旧待在镜子前瞪着自己，突然觉得自己邋遢又俗艳，一个都三十三岁了还试图力挽青春的老女人。瞬间，她一眼望穿自己脸上所有伪装粉饰，看见了下垂的嘴角、涣散的眼神，无情地巡视两颊皮肤上满布的红色细丝。人们说那是晒伤，她突然觉得自己是个瑕疵品。

又传来开门的声音，她猛地回头。

“洛克萨妮！”玛姬朝她走来，脸上挂着超大的笑容，一头棕色短发在灯光下闪耀。

“亲爱的！”洛克萨妮尖叫，开心地把化妆包扔进她的Prada大提包里，“我正忙着把自己变美一点。”

“你根本不需要啊！”玛姬说，“喔，看你晒得多美！”

“这是从加勒比海岸帮你们带回来的阳光。”洛克萨妮雀跃地说。

“别告诉我，”玛姬伸手捂住耳朵，“我不想知道细节，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在当编辑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要做个单身旅游专题？我一定是疯了！”她扭头朝门口示意，“你先去和坎迪斯做伴吧，我一会儿就出去。”

走进酒吧，洛克萨妮看见独坐的坎迪斯正在看鸡尾酒单，一丝笑容禁不住自嘴角流泻。坎迪斯永远是那副模样，不管她身在何处，也无论她如何打扮，干净发亮的肌肤，多年如一日的利落短发，和微笑时就会出现的小酒窝，还有当她看着你时，那双值得信赖的大眼睛。难怪她可以当个如此称职的采访记者，洛克萨妮从未质疑这一点，没有人能够抵挡那样充满善意的凝视。

“坎迪斯！”她叫着，等着坎迪斯停下动作，抬起头认出她。然

后露出开心的笑容。

这实在很诡异，洛克萨妮心想。她可以经过成排坐在推车里的可爱宝宝，完全不会被激起任何一丝母性的冲动。但有时候，当她看着坎迪斯，却会突然毫无预警地心疼，迫切地想要保护这个一脸无辜、有着孩子气面孔的圆脸女孩。可是究竟是要保护她什么呢？远离这个世界？避免受那些没安好心眼的陌生臭男人伤害？太荒谬了，说真的，毕竟她和坎迪斯才差几岁？最多四或五岁而已，大部分时候这个差距微小到几乎不存在，但也有时候洛克萨妮会觉得自己仿佛老了一个世代。

她走向桌边，在坎迪斯两颊上各亲了一下。

“你点东西了吗？”

“还在研究，”坎迪斯指着菜单，“我不晓得该点夏日黄昏，还是城市传奇。”

“选城市传奇吧，”洛克萨妮说，“夏日黄昏是粉红色的，上面还插了小雨伞呢。”

“真的？”坎迪斯有点困惑，“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吗？你要点什么？”

“玛格丽特，”洛克萨妮回答，“老样子。我在安提瓜可是以玛格丽特维生，”她正准备拿烟，记起还有玛姬在场，于是打消了念头，“玛格丽特和阳光，正是你需要的。”

“那么，旅行好玩吗？”坎迪斯倾身向前，眼睛闪着光芒，“这回有几个玩伴？”

“多到够我开心了，”洛克萨妮邪恶地朝她笑笑，“其中有一个还不时回访呢。”

“喔，你真坏！”坎迪斯说。

“恰恰相反，”洛克萨妮回嘴，“我太好了，所以他们才喜欢我，而且想要再来找我啊。”

“那你的——”坎迪斯唐突地打住话头。

“你是说我那位有小孩的有妇之夫吗？”洛克萨妮轻声接话。

“嗯，”坎迪斯的脸微微发红，“他不介意你在旅途中跟其他人……”

“他没有权利介意，”洛克萨妮说，“毕竟他是有老婆的人。这很公平，你不这么认为吗？”她目光锐利地看向坎迪斯，表达拒绝回答任何相关问题的态度，坎迪斯识趣地闭上嘴。

洛克萨妮向来不愿意谈论这位有妇之夫。坎迪斯认识她时，她就和这个男人在一起了。但她却坚决不愿透露这个男人的身份，甚至连有关他的细节都不曾提起。坎迪斯和玛姬曾私下臆测着他八成是某个名流，搞不好是个政治人物，而且肯定富有、极具权势又性感。洛克萨妮可不会为了二流人物委屈自己。她们不太确定洛克萨妮是否真的爱他，提起这段婚外情时，她总是显得不在乎，几乎到麻木无情的地步——仿佛她只是在利用他而已。

“嘿，很抱歉，”洛克萨妮再度伸手拿烟，“管他有没有孕妇在场，我得来根烟。”

“喔，尽管抽吧，”玛姬从她身后走上前来，“我很确定这不会比漫天的空气污染更糟，”玛姬一入座便伸手召唤女服务生，“嗨，我们要点单了。”

穿着绿色背心的金发女服务生快步走来，坎迪斯好奇地盯着她看，好像在哪里见过她。坎迪斯的眼神扫过那女孩的卷发、扁平鼻、还有疲惫的灰色眼睛。就连她把头发甩到肩后的动作都让坎迪斯觉得

好熟悉。她到底在哪里见过这个女生？

“怎么了么？”那女孩礼貌地询问，坎迪斯脸红起来。

“不。没事。嗯……”她再次打开手上的酒单假装埋首阅读。曼哈顿酒吧供应上百种的鸡尾酒，偶尔她会刚好点到其中特别好喝的几款，“一杯墨西哥摇摆，谢谢。”

“我要玛格丽特。”洛克萨妮说。

“喔，天哪，我不知道要点什么，”玛姬说，“我中午喝过酒了。”

“处女玛莉？”坎迪斯建议。

“才不要，”玛姬做了个鬼脸，“喔，管他的。来杯流星。”

“选得好，”洛克萨妮表达赞同，“让宝宝先习惯一点点酒精的存在。好啦，现在……”她翻着她的提包，“礼物时间！”

“给谁的？”玛姬一脸惊讶，“别说是给我的，我今天已经收到跟山一样高的礼物了，再加上大概快五千张的Mothercare^①购物礼券……”

“Mothercare礼券？”洛克萨妮语带轻蔑，“那哪算礼物啊！”她拿出一个小小的蓝色礼盒放在桌上，“这才叫做真正的礼物。”

“Tiffany？”玛姬难以置信地叫，“真的吗？是Tiffany？”她用略带水肿的手指笨拙地拆开礼盒，小心翼翼地从小袋子里拿出一个银色物体，“真不敢相信！是拨浪鼓！”她摇了摇，三个女生都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笑容。

“让我试试看！”坎迪斯说。

“你的宝宝绝对会是最时髦有型的，”洛克萨妮一副很满意的表

①英国著名婴童用品服饰品牌。

情，“如果是个男孩，我会送袖扣给他。”

“这实在好棒，”坎迪斯赞赏地盯着那个礼物，“和我送的礼物比起来真是……唉，管他的，”她放下拨浪鼓，开始在包包里东翻西找，“肯定就在某个地方……”

“坎迪斯·布瑞文！”洛克萨妮越过她的肩膀看着包包里面，高声地问，“你包包里到底放了些什么？”

“什么？”坎迪斯心虚地抬头。

“我看到好多抹布！还有个海绵！”洛克萨妮从坎迪斯的包包里抽出那几个问题物品，把它们举得高高的。那两条蓝色抹布和黄色海绵都包在玻璃纸里，上面标示着“帮助青少年”的牌子。“这些东西花了你多少钱？”洛克萨妮质问。

“不多啦，”坎迪斯立刻回答，“大概……大概才五英镑。”

“那表示你花了十英镑，”玛姬忍不住朝洛克萨妮翻白眼，“我们该拿她怎么办？坎迪斯，我看你现在八成把他们供应的日常用品都买齐了！”

“嗯，这些抹布总是用得着的啊，不是吗？”坎迪斯尴尬地说，“而且，我真的不好意思拒绝。”

“没错，”玛姬说，“你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你觉得这些是好东西，而是因为不买的话，你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啦，讲起来还不都一样？”坎迪斯反击。

“不一样，”玛姬说，“前一种是出于正面的购买，后面那种则是基于负面的，嗯……某种愧疚吧，”她露出困惑的表情，“唉，老天，你把我搞迷糊了。我需要来杯鸡尾酒。”

“这不重要吧？”洛克萨妮接话，“重点是，不准再买这些抹布了。”

“好啦，好啦，”坎迪斯快手快脚地把东西塞回包包，“再也不买了。喏，这是我准备的礼物，”她拿出一个信封递给玛姬，“你随时都可以用。”

当玛姬拆开信封拿出一张淡粉色的小卡片时，桌边一阵沉默。

“香氛按摩疗程，”玛姬惊讶地念出卡片上的字，“你帮我买了一个按摩疗程。”

“我只是想你应该会喜欢，”坎迪斯说，“不管是在生宝宝之前，或是之后……而且香氛疗程可以直接去你家，你不用特地出门——”玛姬抬头望着她，眼中泛着些微泪光。

“你知道，这是所有礼物中唯一为我而买的。给我的，而不是要给宝宝，”她越过桌面给坎迪斯一个拥抱，“谢谢你，我的爱。”

“我们会很想你，”坎迪斯说，“不要离开太久喔。”

“嘿，我想你们得来看我吧！”玛姬说，“还有宝宝啊。”

“你是说去你的乡间别墅，”洛克萨妮开玩笑地说，“拜见居家的德瑞克福太太？”她朝正忍住别冒出笑声的坎迪斯露齿一笑。

早在一年前，当玛姬宣布她和她老公吉尔斯决定搬到乡下的别墅去住时，坎迪斯当下就相信了她。在坎迪斯的想象中，那会是栋精致典雅的乡间小屋，有着小巧的扇形窗和围篱花园，就座落在某个小镇的正中央。

事实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玛姬的新房子名为“松木园”，位在种植了成排树木的车道尽头。总共有八个房间，还配有撞球间与游泳池。事实证明，玛姬实际上偷偷嫁了个百万富翁。

“你怎么从来就没提过！”当她们坐在那间超大的厨房里，啜饮着由同样超大型的Aga牌厨具烹煮出来的茶时，坎迪斯忍不住发难。

“你没跟我们说这里大到可以在里面打滚！”

“我们才没有在里面滚来滚去！”玛姬自我防卫地回嘴，放下手上那个Emma Bridgewater名牌马克杯，“只不过……只不过因为是在乡下嘛，所以看起来比较大啦。”这句话从此深植在她们记忆中。

“只是看起来比较大……”洛克萨妮此刻边大笑边重提这个笑话，“只是看起来比较大啦……”

“喔，你们两个给我闭嘴，”玛姬温和地说，“瞧，我们的鸡尾酒来了。”

金发女服务生正朝她们走来，手上端着一个银色托盘，上头平稳地摆着三杯鸡尾酒。边缘泛着霜的玛格丽特酒杯、插了柠檬切片的威士忌专用玻璃杯，还有一个则是缀着草莓的香槟高脚杯。

“很高雅的搭配，”洛克萨妮喃喃地说，“至少没看到樱桃。”

女服务生很专业地将鸡尾酒安置在她们各自的纸杯垫上，放下装了咸味杏仁的银碟子，然后不着声色地将藏在绿色皮夹中的账单摆在桌子一角。当她直起身时，坎迪斯再度端详她的脸，试图唤起记忆。她一定曾在某个地方看过这个女孩。百分之百肯定。但到底是在哪里？

“非常谢谢你。”玛姬对她说。

“不客气。”那女孩微微一笑。就是这个笑容，坎迪斯灵光乍现，她想起来这女孩是谁了。

“赫塞尔·特里劳尼。”坎迪斯在能制止自己前就叫出声音。那女孩的眼光缓缓转向了她，一瞬间，坎迪斯衷心希望自己刚刚没有这么做。

“不好意思，”那女孩迟疑地开口。“请问我认识——”她停下来，往前跨了一步端详着坎迪斯。脸色突然亮了起来。“啊，当然了！”她说，“你是坎迪斯，对吧？坎迪斯……嗯，”她皱起眉头。“抱歉，我忘了你姓什么。”

“布瑞文。”坎迪斯用冰冷的口气勉强挤出这几个音节。她的名字仿佛在空气中凝结成了明显的目标，正等着被攻击。当她看到赫塞尔若有所思地蹙眉，坎迪斯忍不住一阵畏缩，等着赫塞尔想起往事后再对她发火怒骂。喔，她干吗不闭好她的笨嘴？接下来会面对怎样的轩然大波？

但赫塞尔的脸一派平静，显然只认出坎迪斯是她的老同学。她不知情？坎迪斯难以置信地想着。她完全不知情吗？

“坎迪斯·布瑞文！”赫塞尔说，“对，就是你！我刚刚应该直接就认出你来才对。”

“有趣！”玛姬开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读同一所学校，”赫塞尔轻快地回答，“不过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了！”她再度望向坎迪斯，“刚刚在帮你点餐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面熟。不过……怎么说呢？你看起来有点不一样了。我想我们都变了很多。”